

前 夜

著 陽翰笙

抗戰戲劇叢書第一種

中華圖書公司發行

1938

夜前

著笙翰陽

抗戰戲劇叢書第一種

行發司公書圖中華

1 9 3 8

前夜

著 陽翰笙

版權所有

1938.1.10初版

1—3000冊

發行人 唐 性 天
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

漢口特三區湖北街

實售大洋三角五分

前 文 (四幕戲)

時代：一九三七年七月

地點：天津

季節：夏

時間：第一幕——夜十時

第二幕——次日黃昏

第三幕——次日晚十二時

第四幕——接三幕直至黎明

人物：

百次山 四十二歲

鄭文萱 二十六歲

白青虹 二十二歲

小 萱 (不入場)

劉濟成 三十歲

林建中 二十歲

孫立羣 二十八歲

張敬軒 四十歲

楊四爺 四十五歲

青年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僕人

茶房

流氓

第一幕

景：白次山宅中之花園：舞臺對觀衆正而爲白石走廊，走廊正面通過處有兩石柱直立，柱上有隱光燈。柱下有石階，正中爲一八角門，門上有乳白色之圓燈。舞臺之左右面均是竹編籬笆，籬笆上攀着玫瑰花草，台左籬前有樹，樹下有石凳。台右籬前雜植花草，花草旁：近台中有籐棹椅及帆布椅數張。

幕開時，場上燈未燃，僅有隱隱夏夜天光，能辨人物之輪廓而已。忽有一人影於廊之左端趨出，右柱邊有一極速之動作；聞有足步聲，便向八角門閃進，劉濟成追蹤入，黑影已消滅，劉稍一張望，忽發現柱上粘貼着警告書一張，閱後大驚，開燈，呼僕人。

劉：快去請老爺來！（僕下）

（白次山及其妻文萱由角門中進）

白：什麼事？你驚驚惶惶的幹什麼？

劉：（指柱）你瞧！

白：（讀警告書）「讀好白次尚注意！」（止讀）

萱：（接讀）「你假使還有一點良心的話，馬上就停止你的一切賣國行爲。」

白：（未俟她讀完即搶過一把撕下，憤怒的）這是誰幹的？

劉：剛才我在走廊邊，看見一個人影子立在這兒，我追了過來，那影子一閃就不見了。（劉將警告書接過來又仔細看一看，揣在懷裡。）

白：（急插口）那麼你看清楚沒有？是誰？

劉：剛才這兒燈沒有開，我只看見一個影子，我把燈開了，找遍了也沒有找着。

白：誰這大胆，敢到我公司來搗亂？

劉：哼！我到疑心一個人。

白：誰？

萱：（同聲驚問）誰呀？

劉：那影子也有點像。

白：像誰呀？

萱：我們家裡的人？（上兩步）

劉：自然不是你們府上的人。

白：聽差的有這麼大胆子嗎？

劉：你忘記了你們那貴西賓啦？

白：（皺眉沉思不語）

萱：（大驚）啊！（慢向書房門邊走去。）

劉：哼哼！

白：你何以見得是他呢？

劉：不是他是誰？

萱：不見得吧！（反身對劉）

劉：四爺，您不想想那小子自來就不是安份的樣兒，我瞧着就不順眼，那影子挺高，挺瘦，不是他是誰？

白：（躊躇）也許是外來的呢？

劉：這麼又大又深的宅院，誰還混得進來？而且門口還有把門的巡捕，這周圍左右都是大公館，並且生人進來，也沒有那麼熟呀！

白：（稍一思索）我看還是得仔細去查一會（按鈴）

（僕上）

白：李貴，你知道嗎？這兒鬧了賊了！你快去把下邊兒的人都叫出來，要他們馬上在公館各處查一查，看有什麼可疑的人，可疑的形踪沒有，再去問問把門的巡捕，剛才有沒有生人進來，快去！

僕：是是！（急下）

劉：查，怎麼查得出來？

白：你無憑無據，那怎麼能够認得定呢？

劉：哼！我是認定啦，當那小子一來教書的時候，我看着他那種個頭個腦古裏古怪的神氣，就不是樣兒。別說我啦，見着他也一點兒禮貌都沒有，可見得他心裏一向就沒有把咱們放在眼裏，而且他雖然住在這兒好像這兒有誰要吞掉他似的，教書的本子剛一放下，掉轉頭就向外邊溜。這年頭兒，人心不古，誰知道那小子常常跑到外邊去幹的是些什麼事兒！這一向，外邊接二連三鬧的這些大亂子，還不都是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青小夥子幹的！哼，你不聽我的話，以後且有麻煩搗呢！什麼樣的人，我鼻子一聞就聞出來啦！沒錯。

萱：你到底什麼時候看見那黑影子的？

劉：我不是馬上就請你們來的麼？

萱：（微笑）那就有點兒不對了。

白：唔？

劉：怎麼？

萱：要是早一點兒我就知道了，剛才你請次山出來，林先生是一直在書房裡跟孩

子們講故事，我還在那兒聽了半天才出來的，他一步也沒動，怎麼會是他呢？

劉：（不信）你是剛才離開書房的麼？

萱：（向白）你問次山，我是不是剛才從書房出來？（走向台左坐椅上。）

劉：（冷笑）那就奇怪了。

萱：（笑）所以沒有一定的證據，就不能隨便冤枉人。

白：濟成，穿什麼衣服，你看清楚沒有？

劉：我看像穿着西服。

萱：你眼就那麼準麼？剛才你不是說只看見一個影子嗎？

劉：是影子呀，不過是一個穿西服的影子。

（僕上）

僕：四老爺，剛才前後左右都派人仔細檢查過啦，什麼都沒有，巡捕門房也都問過啦，都說這兒晚上沒有什麼生人進出過。

白：好，下去吧！告訴他們別隨便亂曬，關於這件事，不許再提。再去通知門房和看門的巡捕，這兩天門口要留神！

僕：是是！（下）

白：（沉吟不語）

萱：依我看，還有一個人，也不能不注意。（向台左走兩步）

白：（不懂）唔？

劉：你說的是……？

萱：我說的是我們的那位大小姐。（坐圓桌左椅）

白：笑話！

劉：（冷冷的）你又何以見得是她呢？

萱：（向白）你想想她以前那份勁兒。

白：那還是她小孩子的時候的脾氣，現在不是很好了麼？

萱：哼！小孩子？我看她的心眼兒比咱們還多呢。

劉：心眼兒多也不是壞事呀。（笑）

白：（搖頭）我看決不會是她。

萱：（憤然）哼！你忘記了她以前在家裏搗的那些亂子了麼？就是去年你替她定妥了的那門親事，她不是跟你又哭又鬧，說是你們爲了自己升官發財，却把她拿去當作跟日本的走狗聯絡感情的禮物，她是死也不願意幹的嗎？還有就是那年春天……

白：（攔她）這是她以前鬧小孩子脾氣，你老說她幹什麼？

萱：（冷笑）這還是小孩子脾氣嗎？還記得不記得自從那回爲了親事大吵大鬧之後，她不是還一定要你把她的遺產，分給她嗎？這也都是小孩子發脾氣，（搖

首）我還沒聽說過。

劉：那個年青人不鬧脾氣，這算得了什麼！

白：你們女人的心眼兒真狹，這些事情都會記住一輩子。以前呢，一來是她父親去世太早，二來我對她的教養也疏忽一點，所以弄得脾氣非常之壞，可是自從去上海唸書回來，也學着點人情世故了。這半年變得非常之好，對於她以前那些孩子脾氣，都好像表示很懊悔，對於我也特別的親熱，所以現在簡直同我親生女兒一樣，常常替我辦點事，也很勤快，很穩着。你要是疑心她，那真未免太神經過敏了。她平常對你也很不錯，青虹總算是自己的孩子，作長輩的應當寬大一點，不要起這些瞎疑心。

蒼：（憤然）你說什麼？我瞎疑心？那末剛才那張警告書是誰幹的？林先生是外人，當然可疑，不過剛才我是親眼看見他一直在書房裏的。既然不是他，那還有誰？我不過是說說我的一點意見，就是了，隨便你們相信不相信，我沒有什麼成

見，反正罵的是你，不是我。

白：你懷疑人也得有點影子呀。

劉：（微笑）對啦，四太太剛才不是說得很好嗎？沒有一定的證據，就不要隨便冤枉人！

（文萱憤怒的剛要說話，忽然八角門裏傳出青虹和小萱的嘻笑聲，他們在裏面說）

虹：弟弟！今兒晚上先生又跟你講什麼啦？先生現在那兒啦？

小：先生在書房裏啦。

虹：小山哥哥呢？

小：小山哥哥早睡了。

虹：你也找劉媽睡覺去吧，瞧：鬧得小眼兒都睜不開了——就這麼去嗎？我怎麼叫

給你的。說 Good night!

小：姐姐，「古符來！」

虹：好弟弟，（自八角門上，身子還偏向裏面，揚起手向小萱招着「Good night」帶着笑容跑下走廊）四叔，你叫我寫的信我都寫好了，擺在你書房抽屜裏，公司裏的電話也打過了，他就明晚早上把保單送來，還問你有什麼吩咐沒有，他就照昨天您所說的辦啦。

白：（甚爲許可的點點頭）

虹：四燴，明兒光明開秀蘭鄧波兒的小玲瓏，您去不去看？

萱：（冷淡地）不一定，你近來天天都去看電影嗎？

虹：不，我也常常在家裏看看書。

萱：你在看些什麼書？

虹：（笑）我在看啼笑姻緣，這書到挺有味兒的。

萱：（有意地）你今天看報沒有？（一面說一面向台右走）

虹：看啦。

萱：前天蘆溝橋一打仗，聽說天津的學生又活動起來了，是不是？

虹：大概是的吧！

萱：像前年冬天那次學生遊行，鬧得真厲害，可惜你那次到上海去了，不然你恐怕一定也要去參加的罷，像你這樣熱心愛國的人。

虹：（笑着搖頭）我呀，不見得。

萱：爲什麼，你以前對着這些事不是頂熱心的嗎？

虹：從前是從前，現在是現在，那些國家大事，做官的老爺們都不管，我們着急有什麼用！我現在真是愈來愈灰心，也愈來愈懶了，像這半年來我在家裏，幫着四叔作作事，閒下來和弟弟玩玩，陪着您看看電影到也過得很不錯。

劉：（陪笑）大小姐，您現在的心眼兒真明白得多了。

萱：（有意地）你明白得真「快」呀。